

人類的歷程

名 一
現代世界的文化
著 俾耳德
譯 儉熙于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言

數年前中國學術界討論東西文化之優劣，很是熱鬧；但近年來因政治革命之激潮，而對於文化之討論，漸趨於沉寂。然而文化究竟是根本問題，凡一國之興衰，種族之存亡，無不基於其文化之性質。

現代世界各學者對於近代西方文明之態度，約可分悲觀樂觀兩派：歐洲方面因大戰之創傷，大都趨於悲觀，德國斯盆勒 (Spengler) 所著之西方之衰微 (The Decline of the West)，即代表悲觀派之最著者；美國近代氣象興盛，機械發達，以故大都趨於樂觀，俾耳德之編輯此書，請各著名學者從各方討論現代之文化，大半表示樂觀，即爲反駁斯盆勒之悲觀態度而發，亦可代表樂觀派之言論。至於我們中國究竟要取何態度，走何途徑，很可以此書爲借鏡。

關於此書之編輯及內容，俾耳德之序言緒論及結論，均已詳細說明，在此恕不贅。

書內胡適之先生一文，曾請胡先生親自校對一過，謹在此致謝。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一日，于熙儉於上海。

原序

本書有確實之主張，無逃避猶豫之詞，無含混隱秘之處。本書之立場是：科學與機械是兩種不可磨滅的事實，凡學者、教育家、宗教家、領袖、工業家等，都得認可此種事實。凡逃避此種事實的，必致荒虛失敗。本書各作者雖承認現代之機械不無惡果，未嘗不因而痛心，但大都不贊同哲斯脫敦（Chesterton）、柏拉克（Belloc）、斯盆勒（Spengler）等那種悲觀的態度。各作者對於現代文化之將來，拒絕悲觀，代以樂觀，而同時並非經營地產者那種樂觀。

本書之編輯，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經過各地友人之商助，而後敦請各專家，以清晰遒勁之文詞，討論現代文化之各方面。除篇幅之外，各作者不受任何限制，各人可自由發表意見。各個作者對於其他作者的意見，也不受任何牽制。編者沒有更改原稿，使各篇一致，也並不擁護各作者所有的意見。即或本書不採取這種自由的原則，而各作者都是有地位的，也不會容許受人的限制。編者得力於隆曼斯書局之喜爾先生襄助不少，謹此致謝。

俾耳德，一九二八年八月，於新彌爾福德（New Milford）。

人類的前程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俾耳德)	一
第二章	東西文化之比較 (胡適)	三一
第三章	上古文化及中古文化 (房龍)	五〇
第四章	現代科學及其將來 (羅素)	七六
第五章	現代商業及其將來 (克來因)	一〇一
第六章	勞工問題 (衛布)	一三二
第七章	法律與政治 (馬克培因)	一六六
第八章	戰爭與和平 (路易)	一九一

第九章	衛生問題 (文茲羅)	二二五
第十章	家庭問題 (厄爾力斯)	二五三
第十一章	種族與文化 (多爾西)	二七五
第十二章	現代宗教及其將來 (洛濱孫)	三二四
第十三章	現代藝術及其將來 (曼福耳德)	三五六
第十四章	現代哲學及其將來 (杜威)	三九一
第十五章	現代娛樂及其將來 (徹斯)	四一三
第十六章	現代教育及其將來 (馬丁)	四四六
第十七章	現代文學及其將來 (杜梭)	四八九
第十八章	結論 (俾耳德)	五〇八

人類的前程

第一章 緒論

俾耳德(Charles A. Beard)

(一)

現今世界各國的學者，莫不潛心研究現代世界文化的價值究竟若何，將來的命運究竟怎樣。剛剛經過大戰的歐洲，又在預算第二次大戰何時可以爆發；世界的文化，會不會因此滅亡。美國呢，可說是歐洲新產的孩子；他們歷盡辛苦，與荒野奮鬥，最後才得到富庶安閒的生活，但是他們現在又喊着：『現在我們又到那兒去呢？』肚子既已飽了，又幹什麼呢？遠處東方的日本，剛剛打倒了舊的封建勢力，現在又懷疑着：還是仍舊回到祖先的路程呢？還是效法西方的鋼鐵電氣文明呢？這樣，世界各國的思想界都預卜着將來：現今世界的文明還是蒸蒸日上呢，還是已經到了末路呢？

世界各國對於這問題很注意的，在中國有辜鴻銘與胡適；印度有甘地與泰戈爾；日本有輔佑鶴見及有島武郎；意大利有斐勒羅（Ferrero）與克羅斯（Croce）；德國有斯盆勒（Spengler）與凱塞林（Keyserling）；法國有法伯盧斯（Fabre）德曼金（Demangeon）巴塔爾（George Batault）；英國有威爾士（Wells）哲斯脫敦（Chesterton）柏拉克（Belloc）英格（Dean Inge）等；西班牙有烏拉蒙羅（Unamuno）；俄國有脫洛斯基（Trotsky）；阿根廷有烏伽特（Ugarte）甚至有許多書名都是很激發思想的，如『西方之衰微』（The Decline of the West）『十字街頭之人類』（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有色人種之興起』（The Rising Tide of Color）『低能者之反抗』（Revolt of the Unfit）『人生之悲哀』（The Tragic Sense of Life）『歐洲之衰微』（The Decline of Europe）『戰爭爲人生之定律』（War the Law of Life）『大陸之命運』（The Destiny of a Continent）等。

憂慮世界之將來，不僅限於哲學家而已。各國政府當局之政策，各級人民對於道德標準之秤衡，都表示他們很關心他們將來的命運，而爲各國進行之原動力。意大利的法西斯蒂（Fascisti）

黨不贊成民治主義與社會主義，他們的資本家和工人組織之嚴密，爲世界各國所未有；將來這兩階級或者可以合作，或者就會引起很劇烈的鬭爭，因爲各階級在社會上的地位都是很鞏固的。俄國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i）黨也和意大利一樣，反對民治主義，但是他們的政府，是以共產黨專政。這種制度若是成功了，對於世界各國現有的制度，將有極大的影響。德國國內紊亂，份子較爲複雜，國家主義派咒罵國際資本主義，憑吊昔日之遺跡；社會主義派與其產主義派雖不如從前那樣自信，然而仍舊繼續活動；其餘大多數的人民都致力於生存之競爭，同時覺着昔日之浮士德時代（Faustian age）仍舊是可以恢復的。法國雖然奏着凱旋，然而這次歐戰所花費的實在是太大；他們現在不停留的活動，懷疑將來的命運究竟怎樣。英國也是奏着凱旋的，她仍舊坐在大帝國的寶座上，她舊有的產業沒有損壞，而且添了許多新的財寶。但是我們另從他方面看，各屬地渴望自己獨立起來；頭重腳輕的資本家吸盡了本國農業所有的之後，極力向各地半開化或退化民族尋求新的市場，而同時美國與德國之企業家，以劇烈的競爭，緊迫着他們。

美國安居於兩大洋之中，要算較爲樂觀了。歐戰之後，財富驟增，他們更極力向外發展，放債取

利，希望更大的收穫。但是這塊樂土的居民，還是免不了國內外批評家的滋擾。愛因斯坦就很不客氣的譏笑美國人的聰明；西格夫里（Siegfried）覺得美國祇是一些銅臭喧嚷，物質主義。若有人以為國外批評不能算數，那麼國內的批評也就不少。美利堅雜誌（American Mercury）的主筆曼鏗（H. L. Mencken）差不多每星期譏笑那些企業家；以至後來有一家很富足的化學工業公司在他那雜誌上買一塊廣告的位置去嘲弄他。坎比（H. S. Canby）主編的『文學評論週刊』攻擊各種現有的價值，以寫實主義為藝術評論之標準。過於自信的伽爾費登（V. F. Calverton）更不遺餘力攻擊如春草叢生的各種學社，唾罵美國的藝術與思想為黃金式的。維多利亞時代那種自負的氣概是沒有了，那些大張聲勢以自詡的，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CII

這種探討文化將來命運的好奇心，並非一時的熱狂，乃是深入於人心的。歐戰所引起的疑懼與悲觀，雖然可以如哈丁總統所渴望的不久即可復原，然而現今世界的情况，並非如熱心倡導世

界和平者那樣可以樂觀。國際聯盟與羅加諾（Locarno）協約雖然稍稍調和這緊張的局勢，然而意大利人口膨脹，孜孜不寧；巴爾幹半島各國，時起爭端；德國爲協約國之條約所束縛，割讓地盤，減去人口七八百萬，心中確實不大快意；遠東的波浪，也開始鼓動；俄國的紅禍，驚動了各帝國主義的國家；以上種種情形，都使我們對於文化的將來，不得不特別加以注意。

除上述種種紊亂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更利害的掙扎影響於文化之命運。俄國與意大利的革命運動，推翻已往的中門制度，將來必定永遠留着傷痕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政治舞臺上的鬭爭，一時總不會平息而彼此妥協。他們彼此指責對方爲文化之敵，而時起紛擾。斯盆勒（Spengler）以爲『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造成了『西方的衰微』。如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此相持不下，世界文化的命運，總是不可預知的。

除經濟鬭爭之外，還有天主教與新教派之衝突，前者極力讚揚中古時代教皇的威權，封建制度，農業，手工，神蹟，教堂等等，而對於資本主義，雖有時需要，亦極力反對。與宗教衝突平行的，則爲拉丁文化（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與北歐（Nordic）文化（德國，英國，美國）之衝突，如農業與工

業，天主教與新教，迷信與科學等衝突。這樣，除了國家的經濟的地理的氣候的抵觸之外還加上了種族的競爭。

即或歐洲的種種衝突能夠彼此妥協，關於文化問題的爭辯能夠平息下來，然而新起的美國，仍舊會鼓起波浪。美國已由地方的農業的國家，一變而為國際的工業的國家，這種事實，凡關心文化前途的，實不可忽略。美國的文化，完全是工業的產物，毫無封建的色彩，因此，她對於歐洲現有的保守制度——特別是那些拉丁民族的國家——恐怕較比俄國還要反對得利害些。若是歐洲的農人和工人明白了現在一切製造品都為機器科學效率以及資本主義等所吸收，那麼，各地的農業，都會棄絕而無人料理了。

過了美洲，就是亞洲。他們與歐洲的敵對，更是明顯。即或歐洲能用教育，通婚，文化結合等等方法，使美國也變為歐洲封建式的文化，然而亞洲總還是不為所動的——這一點恐怕那些沒有到過亞洲的還沒有認清楚。這並不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也並不是種族的敵視不容納西方的文化。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遠東是四個西方強國——英俄法美——爭鬭的目的物。若是各

帝國主義者在此爭鬪的熱狂到了燃燒點的時候，一定是免不了要把全世界都要燃燒起來的。況且遠東也有一個一等的強國，與西方列強居於同等的地位，就是日本。他們已由封建的國家進而爲工業的國家；他們也能夠利用鋼鐵鎗炮來自衛。如果中國能夠自立起來，日本的經濟獨立起來，是難免不與西方的帝國主義者起衝突的。中國與日本這兩種勢力，並非印度甘地那種反對科學而恢復手工業的思想可比。他們所引動的東西之衝突，無論其爲真實的或想像的，世界各國是無時不關心的。

此外，國家主義的熱狂，也影響於文化問題。歐戰時呼聲最高的民族自決與民治主義，不但不能調和各文化的抵觸，反而使牠們的差異更爲顯著。自古以來，凡能自立爲國的民族，都自以爲較比其他的民族要優良些。這種自尊的精神，一向是如此的。

從前有一個屬於清淨派的回教士極力稱讚利亞德 (Liad) 民族（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他說：『回教徒應分爲七十三個教門，其中有七十二個將要進入地獄，而祇有一個可以升入天堂。這一個教門，因上帝的恩賜，就是我們利亞德民族。』一八三五年英國歷史家馬可梨 (Ma-

caulay)也同樣自信地說：『英國人是自古以來文化最高最偉大的民族。他們所產生的文學較比那高貴的希臘文學並不見得差。他們發現了天上星辰移轉的定律。他們對於心理的研究，極其精細。他們對於政治的改良，是世界人類公認的領袖。』

威廉第二——維多利亞王后的外孫——所得的結論，與瓦哈比的傳教士是完全不同的。他以爲世界上高貴的民族，並不是利亞德民族。一九〇五年他說：『假若我們將來不是有偉大的使命，上帝一定不會那樣辛辛苦苦來護庇我們的。我們是世界上的鹽。』

法國對於德國這種論調自然是覺得不中聽的。法國有許多愛國的學者以爲法國是近代文化之母，自由之邦，是世界的靈魂，是藝術的淵源。『烹調與禮貌是法國舊文化及上流社會的兩種特點。除了中國與法國人之外，那國人還能對於這兩點誇口呢？意大利人嗎？或者英國人嗎？他們只會饕餮貪食，而且在婦女們面前還戴着小帽子。至於美國德國人，更談不上這問題了。』

美國當局對於威廉第二的信條也不表贊同。最近美國律師公會所產生的公民委員有一個信條是：『我相信美國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最自由而最公平的。我既爲美國的國民，那麼，

我對於美國的憲法，好像是耶穌的登山寶訓一樣，應當視為我的生命和宗教的一部分。
若是各國都自視為現代文化之最優良者，那麼，我們對於文化將來之推測，怎能平心靜氣的來探討呢？

(三)

大家對於文化的價值及其命運憂慮，確實是很真誠的。這種憂慮已由人心的深處表現在公共場所和熱鬧的市場裏了。這熱狂不但不會消滅，而且將要日益增長。爲着經濟的種族的國家的生存競爭，將要川流不息的鼓着波浪。關於這問題的討論愈是嚴緊，各人的意見就愈是歧分，而討論的對象也就愈弄不清楚。討論這問題的書雖然把圖書館的書架子壓破，而我們對於這問題的疑難，仍舊是沒有解決。討論文化問題，好像政治舞臺一樣，只能造成一些同床異夢的。

歐洲的共產派，天主教徒，及其他過激黨派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各舉出各的理由；而根據他們各自的信仰，提出辦法以代替資本主義。德國的國家主義派都將他們宗教的愛國的階級的熱誠，

統統專注在科學機器工業上面去。英國和美國有許多反對帝國主義者，討厭那些工業化的烏煙瘴氣的城市，相信遠東是理想的樂土，而攻擊本國的資本主義。

這種惡舊喜新的心理，并非新近纔有的。二千年前塔西佗（Tacitus）記載德國的事實，並不能真實代表德國，實際上不過是指出羅馬的短處而已。盧梭反對科學與理智，而所憑藉的不過是自然，野人，耕種。如果我們把斯盆勒那些空洞的玄理丟開不說，他所著的『西方之衰微』也不過是表彰鄉間文化反對城市文化而已。他覺得西方文化衰微之可憂慮，就不過是因為城市戰勝了鄉村。他說：『現在新起了一班遊民，根基不固，組織鬆弛，就是城市裏的那些寄生蟲。他們無遺傳，無宗教，只看到眼前的事實；而他們對於鄉間那些高尚的農民，反而看不起。』這種論調，直接了當的說，就是普魯士鄉間的佃夫，對於柏林的那些銀行家商家企業家等有點不大甘心。

那些各自讚揚自己民族的，固然是把文化問題弄得很混亂了；然而那些以爲文化將要衰落的，對於這混亂也不能清出一個頭緒來。吉本（Gibbon）的羅馬衰亡史雖然是一部不朽的史書，然而羅馬究竟因何而衰亡，他並沒有明白指示出來。不錯，他說這統一的國家瓦解了，藝術家和文

學家絕跡了，詭辯家和皮毛的學者興起了；然而羅馬的文化究竟是完全消滅無遺了，或者仍舊遺留到後一代，還是後代學者所爭辯的疑點。究竟羅馬大多數的人民——包括那些最下等遊民——較比後來黑暗時代的人民，是否快樂些，強壯些，聰明些，高尚些，他也沒有明白講出來。斯盆勒對於這問題所發揮的，也不見得較比吉本的清楚些。他也說過世界將來恐由立憲制度變為少數獨裁，將要發生極力破壞的戰爭及帝國主義之爭鬪，野蠻人將要享受高等文化的生計。但是何以這樣就是文化之衰落，何以這種情況就比較已往的更是可怕，他還是沒有明白辨別出來。

(四)

上面已經講過現代大家對於文化問題之討論都很熱心，然而探討的結果，仍舊是混亂。既是如此，設若我們能將我們探討的對象分辨清楚，同時敦請各專家表示他們的主見，這種辦法，恐怕還比較的可靠。本書之編輯，就是想達到這目的。